

# 大 撤 退

赵大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## 内 容 介 绍

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湘桂大撤退。1944年，日本鬼子打到了贵州独山，大半个中国沦入敌手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乱中死于饥饿和疲惫，死于疾病和瘟疫…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！

小说通过扶轮中学一群师生在撤退中的遭遇和命运，着力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千方百计保存祖国传统文化的气节和品质。

作品文笔清新，寓意深刻，形象鲜明，故事曲折，读来妙趣横生，发人深省。

责任编辑：黄 伊

## 大 撤 退

Da Chetui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1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1  $\frac{1}{2}$  插页 2

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 0,001—7,680

---

ISBN 7-02-000208-0/I·209

书号 10019·4252 定价 2.40 元

湘南的夏天，气候异常燥热。大概由于五岭山脉遮断了东南方向吹来的海风，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前，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左右。野草都晒蔫了，柳树叶子打了卷儿。空气停滞不动，好象划根火柴就能把它点燃。

古城耒阳，就在这灼人的暑气中煎熬着。

有家可归的人们，中午大都躲在堂屋的过道里，祈望刮来一点穿堂风。遇上这种没风的鬼日子，只好打起赤膊，穿条短裤头，躺在竹床上喘气和淌汗。浑身淌汗。年月久了，那青绿色的竹床和凉席，也就被汗水渍成油光光的褐黄色。中医和西医都能证明，出汗也是人体散热的一种机能。如若烈日当头，晒狠了，连汗都出不来，又头晕眼花，恶心呕吐，那，八成是中暑了，湖南人叫做发痧。最简便的治疗方法，就是刮痧：用一枚大铜钱蘸着茶油，在脊背上来回刮；或者将中指和食指弯曲着，蘸了凉水，在病人的额头、脖颈、胳膊弯里，“波、波”有声地使劲揪。直到脊背上刮出一条条尺把长的淤血条子，或者额头等部位揪出了许多半寸长的紫褐色血印子，那暑气才算随着脏血散了出去，症状消失，人便得救了。

由于抗战期间缺医少药，连万金油、十滴水和八卦丹之类的防暑药也是奢侈品，所以耒阳的成年人，不分男女，大

都掌握了刮痧和扯痧的技术。而且他们自己的额头和脖子上，也常带扯过痧的血印子。

至于那些从外省逃到耒阳来，无家可归的难民，在这酷暑如蒸的日子里，发痧而死的几乎天天都有。

耒阳县城在三国时代是出过名的。因为怀才不遇的凤雏先生在此屈居县令，大将张飞还来检查过他的政绩。没承想一千七百四十年之后，这小小古城又一次出了名——“长沙大火”烧毁了城区十之七八的建筑物；国民党的湖南省政府迁来此地，将耒阳作为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。各种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商贾，大量的难民和半难民，陆续拥来。县城的人口便由一万陡增为十余万。

这天中午，赤日炎炎，在耒阳县城的中心广场，也就是古代的校场坪上，便有一位年轻的女难民发了痧。她先是感到恶心头晕，两腿发软，继而天转地转，手脚发凉……自知不妙，就勉强地拖着行李卷儿和一口沉重的小皮箱，挣扎着走到广场一侧的露天大戏台脚下，蹲在阴凉处。此时她唇干舌燥，由于连日奔波，饥一顿渴半天的，虚火攻心，真想吃碗凉粉，或者喝一杯凉茶呀……可是她没有钱。衣兜里连几毛小钱也没有了。作为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女学生，直到今天为止，生活还没有把她逼到讨口的田地。还能坚持多久呢？如果今天仍然找不到徐先生……是不是现在就舍掉脸皮去向别人讨一口茶喝呢？一杯凉茶能救命呵……她四下里扫视着。广场上的瓦砾被烈日烤得冒了烟。连只麻雀都不敢在此停栖，更不见个人影儿，哪里去讨茶！

面前，不出百步，倒是有几亩墨绿色的荷叶，覆盖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池塘。她想起来了，这一定是古老的蔡子湖，徐先生在信中多次说过的，相传是蔡伦当年造纸用的沤麻坑，也是徐先生时常散步的地方。去，湖里一定有水！

她再一次扫视广场，依然空旷无人。没有人可以过来帮助她；也不会有人偷行李。她手撑膝盖，费力地站起来，头重脚轻，摇晃着向蔡子湖走过去。在湖边寻找一块垫脚石，便迫不及待地蹲下，跪下，弯着腰，伸着双手拨开浮萍去捧水喝。可是，眼前一黑，金星乱迸，她一头栽进了水中……

“唉！又是一个，实在活不下去的。”

原来，广场破旧的大戏台上，倒是居住着好几户难民。那女学生刚才没发现戏台上面躺着人。现在，蔡子湖边“扑通”一响，有人投水，难民们倒是听见了，还有几个人看见了。不过，他们只是抬起眼皮朝湖边望望，同情地叹口气；既不惊讶，也不过去搭救。本来嘛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只有实在没了活路的人才会投湖自尽。他们住在这高高的大戏台上，隔三岔五就能看见一起跳湖自杀的。救也没用，你今天把她捞起来，明天她还会跳进去。

“这是架(个)妹子，穿得蛮体面的，莫不是发痧了哟！”

一个卖香烟的大嫂操着浓重的未阳口音叫喊起来。

她为了躲避毒日头，每天中午都把香烟摊搬到这有顶棚的大戏上来，打盹歇晌。刚才幸亏她没打瞌睡，听见台下脚步声，也看见了那个身穿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女学生，

踉踉跄跄拖着行李走过来，又挣扎着走向湖边的样子。她想，要投湖，做么子还要费力把行李拖过来放好？哎呀，一定是这架妹子发痧了，一脑壳栽下去的！经她这么一喊一叫，两个年轻的难民忽然明白了，急忙跳下戏台，与这耒阳大嫂一同跑到湖边，在没膝的浅水处救起了那个女学生。

果然不是跳水自杀的。耒阳大嫂得了理，为了证明自己心好而且判断正确，大嗓门儿嚷着：“要是寻死，做么子往这浅兮兮的水里跳？快呀，麻利快，背起嚟！救命积阴德哟，我来帮她刮痧！”

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停放。年轻的难民又把这落水的女病人背回到大戏台脚下的阴凉处。好在这儿人多，好几家难民嘛，大眼瞪小眼的，还没有人偷走女学生的行李卷和小皮箱。耒阳大嫂已经取得了主事人的资格，便指挥那两个小伙子，把女学生放下，趴在她自己的行李卷上，先让她吐了一汪儿水；就从衣兜里摸出个大铜钱，准备刮痧。

“哪个来帮把手嚟！都是中国人嘛……端碗冷水来。麻利快！”

耒阳大嫂摆出主治医师的架势，一边动手解开女学生的旗袍纽扣，一边发号施令带劝善。

刮痧，是个新鲜事儿，外省的难民多半没见过，就围过来看热闹，也想学一手。一看这耒阳大嫂正给女学生脱旗袍，男观众就更加感兴趣了。这时，难民中挤进来一位半老太太，好心人，端过一碗凉水，又帮着耒阳大嫂，四只手一起脱下了女学生水湿的旗袍和背心……

“造孽哟！一架孤身妹子，在外掐（吃）不尽的苦哟……”耒阳大嫂手捏铜钱，蘸着凉水，不停地在女学生的赤背上刮出血印子来，同时不停嘴地念叨着。

“闪开点儿！扭个啥？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呀！别这么不嫌害臊，没出息，不要脸！”

半老太太的清规戒律多，容不得男人们围着圈儿瞧女人的光身子。而且她的辈儿大，有某种家长的责任和威严，便以保定府的口音责骂着看热闹的男性难民，抡起胳膊象轰苍蝇般地驱赶他们。又把那件湿旗袍拽过来盖在女学生的大腿上。

女学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

男人们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有几个又爬上大戏台，从上往下偷看……也许是刮痧见了效，也许是女学生被蔡子湖水一激一浸，她开始恢复知觉了，身子痛楚地扭动了几下，微微哆嗦着——刮痧是很疼的呀。

“好罗！救过来罗……苦命妹子忍着些，你还年轻，有碗饭掐就要活下克（去）！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张开了眼睛啦……”

耒阳大嫂为自己救活了一条人命而傲气。特别是当着众位难民的面，这傲气又变成了神气。她眉毛挑得老高，话音也提高了好几度。

保定府的半老太太此时无事可做。出于妇女某种善良的本性，她对男人们继续偷看这女同胞的光膀子感到愤怒，或者说是一种“物伤其类”的感觉吧，就想赶早给这姑娘穿

件衣裳遮遮丑。她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女学生没上锁的小皮箱，大失所望，满箱子全是书。

不知何时，一位身穿湘云纱（浏阳夏布）裤褂，头戴细白草帽的中年男子从这儿过路，也不动声色地站定了观看刮痧。难民们和卖香烟的大嫂都认识他。这位又胖又壮的先生，是大戏台后边花园饭店鼎鼎大名的董掌柜。他虽然也是逃难来到耒阳县的山东客商，却是个生财有道的主儿。他有钱，几年前在长沙开了店铺；同时颇有远见地到耒阳县城中心租下了一片民房和祠堂，改建成全县规模最大也是最漂亮的一座旅馆兼酒家。省政府迁来耒阳之后，花园饭店随之升级，董掌柜的又在这荒草丛生的古校场坪，用篱笆圈了一亩多地，辟为露天茶座。日落之后，这里的生意十分兴隆。一不怕日晒，二不怕敌机空袭，三有漂亮的女招待，所以连省政府的厅长局长们也常来此乘凉，听留声机放京戏，谈买卖，或者赌牌九。不少难民都曾求过董掌柜的，想在花园饭店或露天茶园里谋个差事，挣碗饭吃。然而他不收男的，只挑了一些年轻漂亮的独身姑娘当女招待。

现在，董掌柜的光临大戏台下，目不转睛地看刮痧，是不是有意收留这个无亲无靠的女难民呢？

他似乎等得有点不耐烦了。因为那女学生一直耷拉着脑袋趴在行李卷上，除了赤裸的后脊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是单身的吗？病得不重吧？”

董掌柜的走前两步，发话了。耒阳大嫂忙不迭一连声回答了好几个“是罗”！

“干嘛老让她趴着哇……”

董掌柜的只说了半句话，耒阳大嫂和那保定府的半老太太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一定是想看看这姑娘的脸蛋是否生得标致？半老太太想得很快，要是被董掌柜的相中了，招进花园饭店里去端茶倒水，混碗饭吃（那残羹剩饭也是好的呀，难民们常在厨房后门争抢泔水嘛），也是这妞儿的一条活路啊！因此，她立刻放弃了男人不准看女人光身子的偏见，赶紧捅了耒阳大嫂一下，二人一齐用力，把半昏迷状态的女学生搬起上身，还托住她的下巴，请董掌柜的看脸蛋儿。

董掌柜的好象患有近视眼，又往前跨了两步，意犹未尽……耒阳大嫂是个乖觉的小贩，最会察言观色，善解人意。她一扭头，立即发现，是半老太太托着姑娘下巴颏的那只胳膊，挡住了什么。她立刻拽开半老太太的胳膊，又扶直了姑娘的后腰，使她挺起胸脯，让董掌柜的仔细看那一对儿小白馒头式的乳房……董掌柜的露出一丝笑容，点点头。耒阳大嫂抓住了他的心思，将女学生一把揽在怀里，咧嘴笑，又夸功邀赏般地说着：“这架妹子是我从水里捞出来的！是我刮痧救活了的！”

半老太太忽然明白过来，也嚷开了：“是我端来的一碗凉水……我也有一份儿！”

下水捞人的那两个年轻难民，此时也跳下戏台来争功：“是我们俩捞上来的！”

耒阳大嫂把那女学生撂在草地上，爬起来跟青年难民

争吵，跳着脚大喊大叫。

“我要不喊那一声，你们才不得克的！我要不麻利刮痧，这架妹子万万救不活的！”

“你想独吞呐？你一个人捞得起来吗？”

“说得在理儿！这小姐是我背到这儿的！你让大家伙儿评评理，说句公道话：有没有我一份儿？”

“对，大家讲！大家评个理儿。”

“讲么子大家大家的哟，你们这些背时的下江佬，都是些个见死不救的痞子！”

耒阳大嫂出口伤众，激起了公愤。原来耒阳人管所有的难民，也就是所有的外地人，统称下江佬。这就把那些并未参加争功的难民们也激怒了。戏台上又跳起来不少男女，居高临下地指着耒阳大嫂叫骂。

耒阳大嫂毫不示弱。她发挥着“无湘不成军”的好斗传统；利用小商贩终日叫卖锻炼出来的大嗓门儿；以及自幼听惯了的骂大街的套话——骂词儿极为丰富多彩，一套又一套，三个钟头也用不完！便前后应对，左右开弓，上下冲突，舌战群敌，掀起了一场臭骂的高潮。

可怜那赤身露体的女学生，此时还处于半昏迷状态，佝偻着身子躺在草地上，一无所知，就象一头哑巴牲口，任凭别人叫卖和争夺……

董掌柜的并不理会耒阳大嫂与难民们的对骂。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难民，所以也不在乎你骂不骂下江佬。他所关心的，仅仅是发财。发国难财也问心无愧。此时，趁大家

骂得天昏地暗，他便弯下身去翻看了女学生的书箱子，发现一本相册，头几页贴都是这位高等职业专科女生本人的照片：身穿旗袍的，穿学生制服的，穿裙子的，面容甜净，身材苗条，亭亭玉立；并不象身旁蜷缩着的这个女病人蓬头散发、面如白纸的模样。他心中一喜，妙哇，好生调养几天，梳妆打扮一下，还是个迷客的小美人哩！

“别吵啦——！”

董掌柜的喝唬一声，随手掏出一叠拾元的法币钞票，散给未阳大嫂、半老太太和那两个下水捞人的年轻难民每人一张，立刻平息了这场高水平的对骂。而且彼此走运，公平合理，皆大欢喜，花四十元钱从四个人手里买了个大姑娘，哈哈，一本万利！

“快给她穿上衣裳！连行李、皮箱一块送到我饭店里去。”

得到赏钱的自不消说，就连那没有领赏的难民，为了讨好，也赶紧上前帮忙。他们七手八脚，很快就给女学生穿上衣服，拢拢头发，有的还乘机吃豆腐，往乳房上摸一把，拧一下屁股蛋儿，又争着去提皮箱、扛行李卷。

这是公元一九四四年，也就是“七七”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前夕发生的一件小小事情。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学生，穿着半湿半干的阴丹士林蓝布旗袍，如梦似睡，昏昏沉沉，被几位救命恩人连搀带架地送进花园饭店，交给一位年轻泼辣的谭老板娘子调理去了。

## 二

老板娘，是南方人的一种尊称。用北方话来说，就是内掌柜的。谭老板娘，只有二十八岁，不仅精明强干，且是长沙城里豪绅望族的小姐，在政界、军界交际甚广。别的不说，前任湖南省主席薛岳，就是她府上的常客。她的学名谭汝英。是董掌柜的用重金厚礼聘得来的“抗战夫人”。她可以为乃夫独当两面：一是勾结本省地方势力，保全长沙的店铺和耒阳的花园饭店，不受曾国藩的徒子徒孙们骚扰；二是管辖众多的女招待，据说女人整治女人的办法最狠毒。

她长得并不难看，甚至可以说妖艳有余。初次见面，男人们大都喜欢她，往往误认为是一个镀金镂彩的花瓶；交往的次数越多，越会觉得她可怕，象艳丽的罌粟花，美人蛇。她可以在一秒钟之内由笑脸变成母夜叉，也有转瞬之间破啼为笑的本领。她在下人面前讲话，开口闭口“我谭老板娘”如何如何，重音总是放在娘家姓的这个谭字上，自然是很有道理的。熟悉湖南情况的人，都知道这个谭字的分量——不仅在长沙，就是全省，譬如耒阳县吧，谭家也是大姓望族。因此，大家并不称她董太太、董夫人、董老板娘子；连董掌柜的本人也尊称她为谭老板娘子，好象他自己倒是个入赘谭家的倒插门女婿。

傍晚，那个发痧溺水的女学生苏醒了，一时也弄不清自

己是怎么躺在床上的？床，她好多天没有睡团床了。中感觉得脊背灼痛，浑身的骨节都酸软无力，象是散了架子似的，动弹不得。有人给她送来两碗稀粥，倒是喝了个精光。待谭老板娘亲自走进这个单间小屋来，打算问清她的姓名和身世时，女学生又昏昏地睡死过去了，拍都拍不醒，只好作罢。

三天之后，有一位扶轮中学的地理教员，名叫周立言的年轻人，进城打听长沙、衡阳间的战局动态，跑了一天也不得要领，便在晚饭后走进了花园饭店附设的露天茶园。他要了一杯平价的薰青原茶，解解暑，歇歇腿，靠在竹躺椅上再听听临座茶客们聊大天儿。这种茶余饭后的小范围闲谈，必定会涉及人人关心的前方战事。一旦谈开了头，谁都乐于补充若干新闻，柜台边贴着的小红纸条“莫谈国事”是根本禁止不住的。而且，这些茶馆消息，比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发布的战况要准确得多。

“唉！长沙完了，株洲也丢了……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你没看报？”

“报上没讲呀！”

“老弟，恐怕你还没有学会看报。看官办的报纸，一定要用反读法。”

“哦，愿意聆教！”

“就说这战况新闻吧，他说‘我军湘北大捷，主动转移’，那就是长沙、株洲已经沦陷了。他说‘将星云集衡阳’，那就

是日寇继续向南进犯，衡阳危急，快要失守啦……唉！”

“这样的报纸，谁还肯花钱买来看？”

“要看！反着看，准得很。”

“老兄，照你说，咱这耒阳城……？”

“嘘——！喝茶，喝茶。湖南的茶叶全国出名呵！”

原来是两名腰挎“盒子炮”的宪兵走进了露天茶园。他们专门在戏院、酒店、旅馆等地转悠，名曰“弹压”，实际上经常敲诈勒索。所以茶客们见了宪兵，那“莫谈国事”的禁条也就变成了嘴巴上的封条。

邻座的闲谈暂告一段落，周立言只好耐着性子品茶。等几分钟，宪兵走了，他们还会接茬儿再谈的。

目前住在耒阳城里的各界人士，最关心的莫过于单位被“遣散”，以及下一步再往何地逃难了。周立言进城打听战况，也是想及早决定自身的进退去留。他今年二十五岁，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不久，就受聘于扶轮中学担任地理课教员，已经三年多了。但他自从考入师专那天起，就不愿意当一名教书匠。也是没办法呀，谁叫我家里穷哩，只有这公立师专是免费读书的。毕业时，又幸亏一位叫徐斌的高班同学介绍，才避免了“毕业即失业”的窘境。

然而，穷教员呵，薪水比小公务员还低，顾了吃顾不了穿，将来如果再结婚养家可怎么过？想着想着，他呷了一口茶，更觉得不是滋味儿。唉，刚才在县城里吃的这顿晚饭，就只要了一碗白饭，一盘最便宜的辣椒素炒萝卜条，比咸菜还咸，却不敢再要一碗豆腐汤。天儿又热，嗓子里辣得快冒

烟了，跑来喝茶，也只敢要平价的。湖南是盛产茶叶的省份。他给学生讲地理课的时候，总要动感情地讲咱中国“地大物博”，挨着个儿讲各省的特产，以唤起孩子们的爱国心。讲到湖南省时，除了讲钨矿锑矿、鱼米之乡、湘莲湘绣、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外，还特别讲了本省出产的名贵茶叶，什么君山银针啦，古丈毛尖啦，碧螺春啦……而他今晚喝的这种薰青原茶，却是大叶子粗茶，大路货，不配写进教科书的。而且这种原茶，是茶农自家用松烟薰烤的，根本没有经过选、揉、焙、炒，那烟薰火燎的松油子味道刺舌头，茶叶梗子扎嘴唇。“呸，呸！”他不停的往地下啐吐一根根叶梗和草棍儿。

“老兄，我看这耒阳城住不得啦！敌机轰炸还可以到乡下去躲一躲，要是衡阳一旦失守，往桂林、贵阳逃难的路可就断啦……”

“老弟看透了这步棋，还是早走为妙。”

“你老兄呢？”

“唉，我拉家带口的，比不得你们单身汉，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。”

“那也得早作准备。我看，日本兵是想打通粤汉线，这耒阳县城无论如何也住不得啦。”

“老弟高见……”

邻座的茶客又谈了好一阵。但那位岁数大些的“老兄”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听不完全，好象是说，他手里压着一批货，销不脱，又搞不到车皮往桂林运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。

富人也有富人的难处。周立言心里暗想，这些商人，手里有钱，不进货吧法币天天贬值，进了货物，一旦滞销又成了大累赘！这么说，穷教员倒也一身轻呀。

“我看这花园饭店董掌柜的，也是舍不得走，硬挺在这儿撞大运哩！”

“他是大户，比我还难办。我的货物，有了车皮就能运；他这花园饭店怎么搬家？再说，谭老板娘子是土著，在本乡本土，党政军警宪，五毒俱全；要是离开了湖南，可就一点儿神通也没有罗！”

“对对，还有她管辖着的这群女招待，摇钱树，大概也没法装进笼子里运走……”

他们的谈话，对周立言是很大的刺激。因为扶轮中学的校长章树人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有点象这董掌柜的，也是个大户。也不想搬迁。他有许多图书、学生、教职员，还有个校舍问题，迁校谈何容易啊！而周立言则是极力主张早日迁校的。他今天进城打听战局，就是为了多掌握一些消息，回去说服章校长早下决心。

难道周立言就不能自己先走吗？不能。虽然他早就腻味了教书生涯，但这扶轮中学却是铁路员工子弟学校，只要决定搬迁，教职员总还有火车可坐。自己先走，没有钱，只能步行，就算逃到了桂林、贵阳，又怎么谋生呢？

就在他越想越烦闷的当儿，茶园内侧的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女人的哭叫和打骂声。

“你莫要掐（吃）我的饭嚟！掐了我的饭，穿了我的衣，

居了我的屋，你就是天仙龙女，也得克(去)铺床叠被！”

这是一个长沙口音浓重的女人叫骂声。嗓门儿尖，传得远，邻座的茶客立刻判断出来了，“听听，谭老板娘子又逼女招待接客了！”

“你放我走！我不是那种下贱女人……”

“要走就还钱，四百元！”

“没这回事，你这是讹诈，是绑架！”

“我有四个证人，不信就试试看，把你捆到警察局，宪兵队，师管区，县党部！任凭你选。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嘿，打破你的狗脑壳，发回来还得归我管！”

“你放手……你是什么东西！”

“我是谭老板娘！你这下江佬要是没听说过，就到省党部克问一问，吓破你的胆！”

“你敢打人？你住手！你，你……”

露天茶园里的客人们，表情各异。有的竖起耳朵听，毫无表情；有的听听笑笑，满不在乎地说一句：“婊子不接客，打怕了还得接！”有的唉声叹气，脑袋摇得象个货郎鼓；也有拿茶杯出气的，铛啷一声摔个粉碎，怒冲冲地走出茶园去了。

突然，那个房间的门被撞开，一个身穿白色浏阳夏布短衣褂的女人拼命地跑出来，正是三天前中暑落水的那个女学生。她接连撞翻了两张竹制小圆茶桌，喊着“救命”，扑到人多的地方，拽住一位穿著讲究的中年女客人，就往她身后躲。茶客们纷纷离座，聚拢过来，将女学生团团围住。他们